

蔡维琰□著

Aesthetics, Ideas and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民族

审美文化

漫步



蔡维琰□著

Aesthetics, Ideas and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民族
审美
文化
漫步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民族审美文化漫步/蔡维琰编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1112 - 468 - 2

I. 云… II. 蔡… III. 民族文化—研究—云南省 IV.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486 号

云南民族审美文化漫步

蔡维琰 编著

策划编辑: 林 艺

责任编辑: 纳文汇 唐志成

责任校对: 张秀芬

装帧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23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468 - 2

定 价: 32.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18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传 真: 0871 - 5162823

网 址: 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序

从小到大，作过各式各样的文章。幼儿园，奶声奶气地跟着老师练习看图说话；小学，咬着笔杆思量不得不交的周记；中学，偷偷在日记本里创作只与同桌分享的小说；大学，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地驾驭文字记录无敌的青葱岁月。现在，每天穿梭在大大小小的拉丁字母间，用不是母语的德语苦熬出一篇篇论文，期待我白发苍苍的教授投来青睐的一瞥。可今天，却头一次犯难了。因为，要为妈妈的著作写一篇序。

古往今来，作序的多为名家、学者或尊长。所以，当妈妈轻描淡写地说，让我为她的书写篇序时，自己倒对这份别来的眷顾诚惶诚恐了。或许，在她眼里，我是读得懂她的女儿，是许多年来她伏案写作、严谨治学的一个小小见证。于是，握着这份最美的信任，唯愿短短的字里行间能道出我对妈妈的爱以及对这部作品的尊重。

到德国攻读学位后，常常为自己对云南历史文化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感到汗颜。与教授聊天，或是跟朋友闲谈，总是采取迂回战术，自己熟悉的，描述得锦上添花；自己陌生的，心虚得避而不谈。似乎总能以忙碌为借口，把这堂作为一个云南人必修的文化历史课一而再、再而三地淡忘在角落。这次，写序的缘故，自己终于像个逃学被发现的孩子一样，作为“惩罚”，用妈妈的著作当教材，把那些曾经错过的，再一页页寻找回来。

慢慢的，“惩罚”成了一种享受，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读一本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倒像是在聆听一位睿智温婉的老师娓娓道出云南民族历史的沧海桑田和交错其中、充满诗意与韵味的文化之美。清晰的历史线条和清新的文字结构，把整个云南民族文化历史生动而完整地呈现出来，让我禁不住想朝着蓝天高呼：“高原的云，便是我故乡的云！”

离回德国的日子越来越近，要装进箱子里带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本



书，我会把它端放其中。带回去的，不仅仅是 30 万字的记录，还有自己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希望身边的朋友也能通过我对这本书的描绘，伫立在古城间，淹没在亚热带丛林里，站在雪域高原上，触摸古老迷人的民族历史文化，爱上如同彩云般绚烂的云南。当然，最最重要的，当我每次打开扉页，都会看到，妈妈在朝我微笑。

李 然

2007 年 10 月

目 录

序 /1

高原的云 /1

高原的民族与文化 /3

高原民族文化之美 /11

多元和谐文化蕴涵的审美意识 /15

高原民族历史文化之精髓——道路文化 /19

审美观念的形态之美 /25

远古的回音 /46

云南高原远古人类的活动 /46

沧源崖画萌动的审美信息 /61

文明的曙光 /73

古滇王国的青铜文化 /75

青铜文化反映的民族审美意识 /87

历史的涛声 /96

中原“雅”文化的传入及碑刻文化 /97

两汉时期的民族纺织品 /108

外来道教与本地巫鬼教 /118

云的华彩 /126

南诏、大理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的交流 /127

南诏、大理的宗教文化 /131



云南民族审美文化漫步

- 南诏、大理的雕刻、建筑文化 /148
- 南诏、大理的音乐及绘画 /159
- 氐羌文化之根与多元文化的大融合 /170

近代的先兆 /174

- 元、明、清时期云南民族社会文化 /175
- 元、明、清时期云南民族建筑 /188
- 元、明、清时期云南文学艺术 /205
- 元、明、清时期云南茶文化 /224
- 元、明、清时期云南民族节日文化 /241

主要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60

高原的云

“千岁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这是清代著名汉学家阮元任云贵总督时游昆明黑龙潭所咏的诗句。由是，提到“云南”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云南”就是“绚丽多彩”的代名词。《云南通志》载：“汉武帝元狩间，彩云现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就是说汉武帝元狩年间，绚丽的彩云出现在今天的祥云县上空，由是有了“云南县”。唐代，“云南县”变为“云南府”。元代，“云南”正式成为行省的名称。云之南，这是高原充满诗意的名称。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上，高原民族创造着美的史诗和文化。

我很小的时候，每当吃过晚饭，总爱遥望西天绚丽的彩云，问外婆那是什么地方？外婆说，那是七仙女居住的地方，她们正在织彩锦呢。后来，故乡的云伴随我走上了大学的讲坛。而我所讲授的，正是和彩云之南有关的一切。这一切，除了有很强的学术性之外，还充满诗意和人性。

地势上，云南位于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面，属于中国地势三个阶梯的第二个阶梯上的云贵高原。我们所说的“云南高原”，泛指云南全省。这片土地是新构造运动挤压抬升而成的，它由广大的高原平地、高耸连绵的山岭、低陷的盆地和深凹的河谷构成。从西北向东南，分别是滇西北、滇西横断山脉区，滇中、滇东高原区和滇南山间盆地区。在横断山脉区，高山夹着大河，南北纵列。这里地质构造复杂，褶皱紧密，断层成束，大河循着大断裂发育；山岭与谷地的高差极大。比如，金沙江虎跳峡峡谷，江面海拔不到1 800米，而两岸的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海拔均在5 000米以上，高差达3 000多米。峡谷全长16千米，虎跳峡河宽仅30多米，江水汹涌澎湃，涛声震耳欲聋。其险峻远过于长江三峡，是世界罕见的大峡谷。北纬26度以南，山岭坡度逐渐趋缓。山脉由于构造作用，形成帚状分布，称为“滇南帚状山系”。哀牢山和元江河谷以东，为丘陵高原，这里大部分地面海拔在1 400~2 200米，北部较高，南部渐低。在云南最南部，东起富宁，西至芒市、盈江，包括西双版纳及河口等地，是滇南山间盆地区。这里的山岭海拔已降至1 500米以下。例如，元江、澜沧江、怒江以及陇川江



(伊洛瓦底江支流)谷地,海拔大多不到800米,至下游降至300~500米。最低处是元江下游的河口,海拔仅76.4米。

云南冬季受南方热带大陆气团的控制,同时又有青藏高原作屏障,挡住了北方的冷气流,所以冬无严寒;又因海拔较高,所以夏无酷暑。虽然四季气候分别不大,但干、湿季明显。干季一般从11月到次年的4月,湿季从5月到10月。干季日照充足,湿季雨量丰富。其气候基本属于热带和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特别是在冬季,热带大陆气团在滇黔边境与来自北方的冷气团相遇,形成著名的云南气候锋——昆明准静止锋,它是我国自然地理的重要分界线。此线两边气候迥然不同。东面的贵州高原,冬季阴雨连绵,“天无三日晴”;西面的云南高原,冬季温暖晴朗。两边的自然景观也完全不同。由于整个云南高原地形复杂,具体的气候千差万别,有“十里不同天”之说。南北走向的山脉河谷,有利于南方湿热气流深入,河谷成为马来亚区系动植物浸进的通路,为动植物的定居、演变和土壤的发育提供了十分多样的环境。云南有植物约12 000多种,几乎占全国植物种类的一半;脊椎动物1 6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由于有温暖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和众多的高山河谷,云南高原从远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是民族迁徙流通的走廊。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与云南的自然地理相关联,高原的民族形成了各自一定的活动范围格局。从总体上说,云南少数民族分为属藏缅语族的氏羌族系、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百越族系、属孟高棉语族的百濮族系、属苗瑶语族的苗瑶族系(该族系进入云南的时间较晚,基本是明清时期从湖南、贵州、两广迁来的)。在横断山脉区及向南的滇南帚状山系与河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都是甘青高原和东南亚地区民族往来的通道,而滇南山间盆地区的南盘江、元江流域,又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越南同云南各民族来往的通道。因此,在横断山脉区及云南高原区,甘青高原上的古氏羌的一部分沿着横断山脉的几条大江河谷南下,同当地土著居民相会,经过融合、分化而形成新的族群,这就是云南高原今天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支和缅语支的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是在这一地区,最早北上的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族群,与土著居民混合而成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德昂族及布朗族的先民。傣、壮两族的先民则是原分布于今广西、云南南部和东南亚各国的古越人。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经过不断的交流、融合与分化,并以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基调,形成了同一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有规律分布的格局和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井然有序地和谐共处的状况。很难说,究竟是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生活居住方式,还是不

同的生活居住方式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云南高原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彩。“彩云南”，亦成为高原民族文化之美的形象代名词。

今天，中国正在形成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我们传统文化的衣食住行、风俗礼仪、思想观念，直至哲学，都是在农牧业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这就是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审美观念的历史背景。因此，我们应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学习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走出自己的路来。云南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特别具有包容性和独立性，它们代代相传，按照社会大自然的规律，按照人类社会学的规律，正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价值的一份遗产。它们是值得我们一生为之耕耘的，因为，保护一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在保护这个地区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高原的民族与文化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上至制度、风俗、礼仪，下至工具、器物、财货，似乎都可以包容在这个范畴之中。故乡的民族历史文化，就像天边的云一样，既绚丽，又深邃。

这种“文化”，首先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及其活动相区别的一个领域。它是介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对于客观的物质存在来说，文化是属于社会意识方面的东西。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物质”产品中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但是，历史文化所指的并不是这些“物质”产品本身，而是指通过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时代的风尚、民族的习惯、社会的心理、地域的气质、审美的偏好……对于主观的社会意识来讲，文化的表现形式似乎不属于社会存在方面的东西，因为它既不是偶然的观点，又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相反，它是决定具体观点、影响个人意志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并不全是以物质的形态摆在人们面前，但却是每一个社会的人无法摆脱、难以超越的。历史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之中，而且还会渗透到人们内在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积淀为“文化—心理结构”、“集体无意识”等。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传承的，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因为文化属于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它具有处于“物质”、“精神”的中间性质，于是，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保持、发展这片土地上民族自己的文化，在国际上保持自我的同时，又能够和其他优秀文化多元融合，这是我们对这个课题一直锲而不舍地研究的主要原因。

历史文化形态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文化



共生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这种现实人文状况，以隐性的系统而存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过程性和导向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走向。

作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圈，云南是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单元和类型，是灿烂的中国文化在实践时空中的一个边缘性区域，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之地。在地理生态环境上，云南特殊的自然环境对该区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典型地体现着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是高原文化的特殊性。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云南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一个复合体，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和随之而来的涵容性特点。云南民族文化在高原区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制约着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最终构成具有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经过漫长的区域历史演进和丰厚的动态积淀，已培育出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环境，它体现着云南社会现实的人文状况，并成为该区域社会成员共享的多元生存方式。

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地域文化的多元性。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周边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相邻，与西藏、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山水相连。因此，云南文化是在中原华夏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以及藏传佛教的交汇点上形成的。它的本土文化（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原生文化）和这些周边文化的交融，就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最显著的如儒、道、佛各家文化的并存，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并存，等等，使云南文化百花竞放、百态千姿。

(2)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云南有 25 个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不仅具有本民族总体上的文化，还具有不同支系的亚文化。每一种民族文化现象的外在特色，都是这个民族文化内容的具体表现，其形态神奇美妙，异彩纷呈，充分体现了云南文化民族特色浓郁，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多元并存、多元一体的特点。云南的民族文化是真正的多元文化。

(3) 历史文化的独特性。由于云南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例如，史前文化、古滇国文化等，虽然书面文献不多，但大量出土文物充分体现出这一历史时期曾有过辉煌的文化。到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中原内地汉文化的大量输入，加上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云南历史上的一段独特而辉煌的文化，即南诏、大理国文化。以后，历元、明、清各个朝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

的进一步交融中，产生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例如，白族的“三月街”、“绕三灵”，彝族的火把节等节日文化。从云南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出民族原始文化和汉文化融合的历史轨迹。

由是，在这片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化现象：精神文化的多元融合与不平衡性共存；开放性与封闭性共存；平坝盆地区与高山纵谷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共存；淳朴、俭约与散漫、闲适的文化性格共存。这种文化生态环境无疑对云南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运动起着精神意识的历史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云南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形成，无疑与云南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制于两种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其中，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给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产物。云南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该区域人文以天然的定位。

偏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处于低纬度的亚热带地区，四面环山，境内重峦叠嶂。就云南省地理环境而言，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高山多、高原多、平坝少。云南全省陆地面积 39.4 万平方千米，其中山地面积约占 94%，坝区约占 6%，复杂而独特的地理特征，给云南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烙上了鲜明的印痕，造成了云南区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形态的多元性，并间接隐现在历史文化形态之中。

秦汉以前，云南地广人稀。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生活在这块“蛮荒”状态的土地上的人们处于族群隔绝状态，与外界文化联系很少。

秦汉时期，氏羌、百越、百濮是生活在云南地域上的古老族群。其中“滇人”独立发展和兴盛的时期。相当于中原战国至西汉王朝时期。由于地理上的相对隔绝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中原主流文化的强制性影响，地处高原的滇文化保持着相当独立的状态，拥有较多自由发展的空间，这里的人文内涵自成体系，成为云南民族文化演进的重要源头之一。三大族群共同或不同的文化性格，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形态。

关于滇文化内涵的研究，应该说目前已逐渐深入，已经被确指为滇文化特征性因素的多达 20 余种。例如，蛇图腾崇拜、椎髻、文身、种植稻谷、干栏建筑、牛祭等。这些人文内涵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特别是原始宗教崇拜和祭祀，寄托着高原滇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期望。这



种痕迹在现在的地域生活中依然鲜明。

汉代之前，由于远离汉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加上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高原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并不密切。汉代以后，伴随着中原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施展，一条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伸进了高原腹地，汉文化开始进入云南，并与高原民族文化进行着相向的交流与融合。由于云南僻处西南边隅，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在唐、宋两代还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在这之前，它一直被人们视为蛮夷之域。元代，忽必烈“革囊以渡”金沙江，蒙古族、回族、普米族随之进入云南，云南民族文化更趋多元。明代，中原王朝30万大军及汉民不断向云南迁徙，以至出现了数次大规模入滇的高潮。这些汉民进入云南后，寻找适宜的地点并拓展生存空间，云南境内较大的坝子日益形成了较好的生存环境，成为中原汉民入滇定居繁衍的最主要的栖居地。同时，这些南移戍边、屯垦、开矿的汉族军民，或迫于明王朝的军籍户口制度，或为了求得最大的生存能量，往往举族迁徙以相互扶助。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是汉文化强大的载体，它大大加强和深化了汉族文化扩展浸润的历史趋势。从此，汉文化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同时，在云南各民族内部，在一些范围内，不同地域的人文内涵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云南民族文化的差异现象，尤为典型地体现在语言及民俗两个方面。

云南民族语言的纷繁复杂在全国是少有的。在横断山脉区及云南高原区，甘青高原上古氏羌民族的一部分沿着横断山脉的几条大江南下，同当地土著居民相会，经过融合、分化而形成新的族群。这就是云南今天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支和藏缅语支的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是这一地区，最早北上的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族群，与土著居民混合而成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德昂族及布朗族的先民。傣、壮两族的先民则是原分布于今广西、云南南部和东南亚各国的古越人，他们的语言属藏缅语族壮傣语支。在高原生活的不同民族有一个奇异的现象，那就是即便仅隔一条江、一座山，语言也无法沟通；而同一民族，由于地域不同、支系不同，方言也有很大差异。

云南民俗的差异性也很典型，不同区域对同一民俗事象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形象地说明了云南民俗的这种差异性。由于高山纵谷，江河奔流其间，湖泊在高原坝子中星罗棋布，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给人们带来了交通的不便，加上各民族多采取小聚居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精神、生活上的稳固性。在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生活背景下，很容易使多数分散的自然群落很少往来，不易受外界影响，由此提供了各种民俗积淀的极好温床。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高原上各民族的民俗具有极强

的传承性和多样性。

语言与民俗的复杂性,使高原的民族文化在形态上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它给高原民族文化形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高原文化自身多层次的结 构系统中,各层次及各层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独立的较大空间。尽管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这种空间在逐步缩小,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较长时期内,它们彼此之间将依然存在较大的难融性,它们之间缺乏一种征服力极强的主流力量,谁也不会征服谁,谁也不会代表谁。

在社会结构上,历史变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虽然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又为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保留了相当广泛的自由。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我们看到,高原文化的形成是个多元性的复合体。新石器时代,它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广泛的联系,并受到西北内陆文化、东南海洋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滇西高原主要受西北内陆文化及南亚外来文化的辐射,滇东和滇南高原则主要来自东南海洋文化及东南亚外来文化的影响。云南高原的民族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在特殊的地域土壤中不断生长发育,形成了自己丰厚的积淀。

云南高原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经历了独特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大体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汉以前的原始文化阶段。云南高原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是古人类的重要文化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地域特色鲜明且自成体系。

第二阶段是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原民族文化开始了与中原文化漫长的相互交融的过程。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开始向西南扩展,并渐进云南。中央政权加强了对云南的经营和开发,为中原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揭开了序幕。西汉、东汉中央政权,先后在西南地区设立了郡县,并开通了“蜀—身毒道”。三国时,蜀汉集团进入巴蜀地区。诸葛亮为了统一中原,将云南变为强大的后方基地,以攻心之略平定南中,得到云南民族的拥戴。晋以后,南中大姓爨氏独霸南中近500年,“开门诸侯,闭门天子”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既表现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碑刻文化的辉煌,也折射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封闭性。

第三阶段是唐宋时期,南诏文化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大理国文化凸显出高原文化的璀璨。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爨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代表,那么隋唐五代及两宋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的代表,则是从公元738年唐王朝册封南诏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作为地方政权算起,至公元1254年忽必烈灭大理国止。这两个民族地方政权,前后经历了515年,先后有37个王、81个年号,几乎与中原隋唐五代及两宋王朝相始终,在我国历史上占有一



定地位，在云南地方文化史上表现出重要、突出的辉煌。因为它使云南众多的、分散的民族地方政权归其管辖，完成了统一，促使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以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建立云南行省，明、清两代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统治云南奠定了基础。

南诏时期，在思想文化上实行开放政策，主动吸收汉族文化，并采用汉文，又多方面地吸收和融会中原、西藏及东南亚各国文化，南诏文化辐射周边四方。大理国时期，与宋朝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文化方面的交往不断。因此，这一时期的云南文化是辉煌、灿烂的。

第四阶段是元、明、清中原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交融，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在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方面所具有的区域特点，在蒙古族统治者尚未建立中央政权时，云南高原便成为元统治者进入南宋统治地区的重要桥梁。元代，云南正式成为中央政权的第一个行省，经济、文化由是而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赛典赤·赡思丁统治云南时期。明代，30万大军进入云南。这些戍守军来自川、苏、湘、陕等省。为开发边疆、巩固对边疆的统治，明王朝实行移民屯垦。屯垦分为军、民、商三种，以军屯人数为最多。此时，移民入滇的汉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移民身份构成上也较广泛，随军入滇的家眷为主要成分，仅南京先后入滇屯田的就约有30万人。另外还有仕宦入滇者、谪徙入滇者、开矿入滇者、农民起义军余部、部曲、佃客、奴婢，等等，既有衣冠大族、豪强仕宦，也有下层贫民、逃亡流寓者。这些不同阶层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云南广大地域，大大加强和深化了汉文化扩展、浸润的历史趋势。他们带来的汉文化对云南腹地民族文化造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此阶段，入迁的汉族与云南边疆民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距和明显的族群界线，地域社会的整合尚处在政治一体化的层面。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国家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微妙变化，云南地域社会在政治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改土设流”、“改土归流”等政治体制的革新，以儒理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模式逐渐在云南以坝子为中心的地域成为主流文化，而云南民族文化因素成为不同地域的“蛮文化”，并逐渐“边缘化”，但却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多层面的互动格局，使地域社会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此阶段云南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平坝区域已由原来的“蛮荒”之地转变为“人文蔚起”、“礼仪教化”之方，它在云南民族文化体系建构和地域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一些边陲重镇，此时已成为东南亚著名的贸易大镇，客商云集，货物堆积，商人、旅行家、僧侣以及各行各业的

人皆云集于此。他们同时还带来了各具特点的文化,这些文化思想与传统的道教、佛教及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等民间信仰在同一时空里兼容并存,交相辉映,使云南有了“宗教博物馆”、“建筑博物馆”等雅称。

鸦片战争后,《烟台条约》迫使云南成为近代中国向英国开放、可以游历调查的地区之一。此后,法国取得了在云南的铁路修筑权,云南成为其势力范围。然而,云南各民族人民在中国这段特殊时期的大文化背景下,谱写出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斗争诗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创办了中国历史上一所“帅星闪耀,名将辈出”的军事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它不仅再次凸显了云南民族爱国主义的人文特征,更培育了近代第一批具有军事知识的新型军人。他们视野开阔、思想进步、掌握近代军事知识,所发动的护国运动揭开了云南辉煌的篇章。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人民对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等许多蜚声中外的世界一流科学家,为云南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注入了现代科学的文化审美因子,从不同侧面推动着云南文化乃至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由于历史文化遗产上的曲折历程,云南文化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它与各民族文化的遗风、中原汉文化的传入、东南海洋文化的浸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云南高原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兼容能力。

在漫长的区域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上的多元性及随之而来的涵容性特征,云南文化的进程已铸就了兼容并蓄的良好文化生态环境,这种文化生态环境对于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运动,起着精神意识的历史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

文化生态的状况与其相应的文化土壤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历史文化遗产上的多元性,云南高原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动态系统,它处于一个多层次的、与社会文化体系相互交织、叠压和互动的状态中。

云南高原文化生态的代表性特征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高原的民族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现状布局上则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从源流上看,云南民族文化的形成与氐羌、百越、百濮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东南海洋文化的浸润,东南亚、南亚文化的交融,邻域文化的渗透等诸因素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高原民族文化在和外来异质文化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强的亲和力和兼容性。例如,唐、宋、元时期,云南民族多种宗教文化在同一时空中兼容并存、交相辉映,甚至有所融合,就是最好的证明。从现状上分析,云南文化在布局



上呈碎状割据的状态。如南诏大理文化、贝叶文化、哀牢文化、东巴文化，等等，它们彼此之间呈现出一种相对独立、平行并存的状态，尽管在相互交融上有逐渐加强的现象，但彼此的地域文化距离仍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谁都无法占据有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成分在云南民族文化这个动态系统中共同构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导和制约着云南各民族区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审美活动。

其次，云南民族文化生态在态势上呈既开放又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折射为北方内陆文化与东南海洋文化二者并存且相互交融。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和视野，前者更富有拼搏开拓的意识，而后者更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人们靠山吃山、靠湖吃湖。传统农业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内向、保守、封闭的文化体系。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固守家园，人们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定区域内，它往往保持着某种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比较封闭、褊狭，而这在云南浓厚的民族地域观念中又得到强化和巩固。从汉代至清代，中原汉族的逐渐入迁，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他们在迁入云南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内地农业文化。与此相对应的是，云南高原文化与东南亚、南亚文化的交流，则往往显示出动态和开放的特征。云南边境线漫长，南起红河河口，向西到达德宏瑞丽，国境线长达4 060千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孟加拉等国也相距不远，历史上就已成为联系东南亚和南亚的桥梁。

再次，云南民族文化生态在内涵上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自明以后，云南人口迅速增长，在以坝子为中心的地理环境中，向四周扩展困难。比如，在腾冲坝子，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邻国谋求发展，并日益形成了开放的商业文化意识和坚忍的固守乡土、辛勤劳作的精神。腾冲民谚“十人八九缅甸商”、“妻子爷娘泣相送”则道出了境外贸易的普遍性和艰难性。但是，从此东南亚和南亚一直成为腾冲人从事珠宝、玉石贸易活动的中心区域。

明清时期，私人开矿贸易蓬勃而兴，成为当时云南工商经济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在这漫长的历史洗礼中，部分汉、回、彝、白等民族逐渐形成了商业经济意识。动态的珠宝、开矿商业文化，同重义轻利、礼教森严、内向保守的中原传统农业文化相比，高原的商贸文化与之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例如，重利的价值观、冒险进取的拼搏精神和宽容的开放意识等使云南民族文化既有深厚的本土文化特色，又有外来移入的东、西方文化色彩，因而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这种颇为强烈的民族性格，在相当